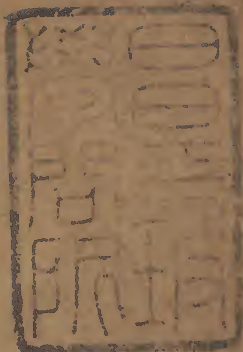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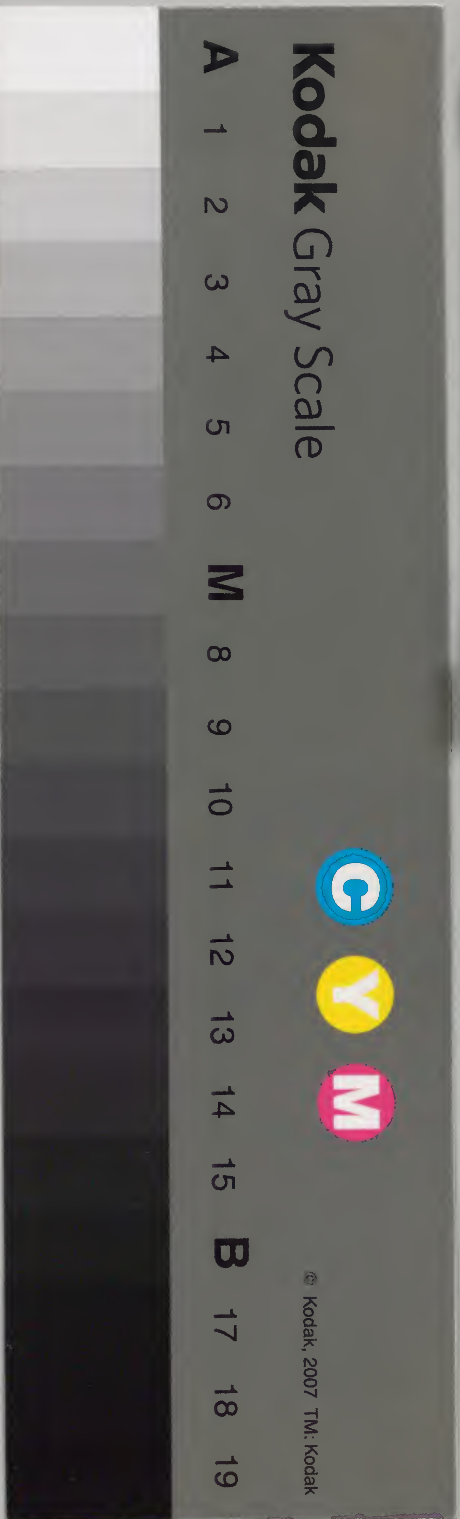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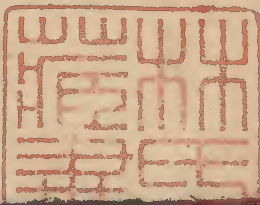
槐西雜誌



		漢書門	
		九	一
		九	〇
		二	八
		〇	八
四	四	〇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928
冊數	4 (4)
函號	309 149





魏西雜志卷四 文庫

觀茶道人筆記

林教諭清標言曩館崇安傳有土人居武夷
 山麓聞采茶者言某巖月夜有歌吹聲過望
 皆天女也土人故徧達乃借宿山家月出輒
 往數夕無所遇山家亦言有是事但炬在月
 望歲或一兩聞不常出也土人託言習靜留
 待旬餘一夕隱隱似有聲乃潛蹤急往伏匿

魏西雜志

卷四

一

木石齋元 卷下
一
叢薄間果見數女皆殊絕一女方拈笛欲吹
瞥見人影以笛捐之遽僵如束縛然耳目猶
能視聽俄清響透雲曼聲動魄不覺自贊曰
雖遭禁制然妙音媚態已具賞矣語未竟突
一帕飛蒙其首遂如夢魘無聞無見似睡似
醒迷惘約數刻漸似蘇息諸女叱羣婢曳出
譙呵曰癡兒無狀乃窺伺天上花耶趣折修
篲欲行箠楚士人苦自甲理言性耽音律與

竊聽幔亭法曲如李暮之傍宮墻寔不敢別
有他腸希彩鸞甲帳一女微哂曰憫汝至誠
有小婢亦解橫吹姑以賜汝士人匍匐叩謝
舉頭已昏回顧其婢實類巨目短髮鬢髻腰
腹彭亨氣咻咻如喘驚駭懊惱避欲却走婢
固引與狎捉搦不釋憤擊仆地化一豕嗥叫
去巖下樂聲自此遂絕觀於是婢殆是妖非
仙矣或曰仙借豕化婢戲之也儻或然歟

劉燮甫言有一學子年十六七聰俊韶秀似是近上一流甚望成立一日忽發狂譫語如見鬼神俟醒時問之自云景城社會觀劇不覺夜深歸途過一家求飲惟一少婦取水飲我留我小坐言其夫應官外出須明日方歸流目送盼似欲相就愛其婉媚遂相燕好臨行泣涕囑勿再來以二釧贈我次日視之銅青斑斑微有銀色似多年土中者心知是鬼

而憶念不忘昨再至其地徘徊尋視爰有黑面長髯人手批我頰踉蹌奔歸彼亦隨至從此時時見之向我詬厲我卽忽睡忽醒不知其他也父母爲詣墓設奠併埋其釧俄其子瞋目呼曰我婦失釧疑有別故而未得主名僅倒懸鞭五百轉嚙遠處今見汝竊來乃知爲汝所誘此何等事可以酒食金錢謝耶顛痛月餘竟以不起然則鑽穴踰墻卽地下亦

尚有禍患矣

李雲舉言東光有薰狐者每載燧挾呂來往
 墟墓間一夜伏伺之際見一方巾襪衫人自
 墓頂出醜醜苦候反說文長嘯羣狐四集圍
 繞叢薄猙獰嗥叫齊呼捕此惡人煮以作脯
 薰狐者無路可逃乃攀援上高樹方巾者指
 揮羣狐令鋸樹倒即聞鋸然訇訇然薰狐者
 窘急俯而號曰如蒙見釋不敢再履此地羣

狐不應鋸聲更厲如是號再三方巾者曰果
 爾可設誓誓訖鬼狐俱不見此鬼此狐均可
 謂善了事矣蓋侵擾無已勢不得不鋌而走
 險背城借一以羣狐之力原不難於殺一人
 然殺一人易殺一人而激衆人之怒不焚巢
 犁穴不止也僅使知畏而縱之姑取和焉則
 後患息矣有力者不盡其力乃可以養威屈
 人者使其易從乃可以就服召陵之役不責

以僭王而責以苞茅使易從也屈完來盟即
 旋師不盡其力以養威也講學家說春秋者
 動議齊桓之小就方城漢水之固不識可一
 戰勝乎一戰而不勝天下事尙可爲乎淮西
 符離之事吾徵諸史冊矣

族弟繼先嘗宿廣寧門內友人家夜大風雨

有雷火自屋山

近房脊之墻謂之屋山以形似山也范石湖詩屢用之

穿過如電光一掣然墻棟皆搖次日視其處

東西壁各一小竇如錢大蓋雷神逐精魅貫
 而透也凡擊人之雷從天而下擊怪之雷則
 多橫飛以遁追捕故耳若尋常之雷則地
 氣鬱積奮而上出余在福寧度嶺曾於山巔
 見雲中之雷在淮鎮遇雨曾於曠野見出地
 之雷皆如烟氣上衝直至天半其端火光一
 爆卽旬然有聲與鏡礮之發無異然皆在無
 人之地其有人之地則從無此事或曰天心

仁愛恐觸之者死語殊未然人爲三才之中人之聚處則天地氣通通則弗鬱安得有雷乎塞外苦寒之地耕種牧養漸成墟落則地氣漸溫亦此義耳

王岳芳言其家有一刀廷尉公故物也或夜有盜警則格格作爆聲挺出鞘外一二寸後雷逐妖魅穿屋過刀墮於地自此不復作聲矣世傳刀劍曾漬人血者有警皆能自響是

不盡然惟曾殺多人者乃如是爾每殺一人刀上必有迹二條磨之不去幼年在河間揚威將軍哈公元生家曾以其佩刀求售云夜亦有聲驗之信然也或又謂作聲之故乃鬼所憑是亦不然戰陣所用往往曾殺千百人豈有千百鬼長守一刀者哉飲血旣多取精不少厲氣之所聚也盜賊凶鷲亦厲氣之所聚也厲氣相感躍而自鳴是猶撫琴者鼓宮

宮應鼓商商應而已。甃寶之鐵躍乎池內。黃鐘之鏗動乎土中。是豈有物憑之哉。至雷火猛烈。一切厲氣遇之皆消。故一觸焰光。仍爲凡鐵。亦非豐隆列缺專爲此物下擊也。

余嘗惜西域漢畫毀於烟煤而稍疑一二千年筆迹。何以能在。從姪虞惇曰。朱墨著石。苟風雨所不及。苔蘚所不生。則歷久能存。易州滿城接壤處。有村曰神星。大河北來。復折而

東南。有兩峯對峙。河南北相傳爲落星所結。故以名村。其峯上峻下歛。如雲朶之出地。險峻無路。好事者攀踏其孔穴。可至山腰。多有舊人題名。最古者有北魏人。五代人皆手迹宛然。可辨。然則洞中漢畫之存於今。不爲怪矣。惜其姓名。虞惇未暇一一記也。易州滿城皆近地。當訪其土人問之。

虞惇又言。落星石北有漁梁。土人世擅其利。

歲時以特性祀梁神偶有人教以毒魚法用
芫花於上流按漬則下流魚蝦皆自死浮出
所得十倍於網罟試之良驗因結團焦於上
流日施此術一日天方午黑雲自龍潭暴涌
出狂風驟雨雷火赫然燔其廬爲燼衆懼乃
止夫佃漁之法肇自庖羲然數罟不入仁政
存焉絕流而漁聖人尙惡况殘忍暴殄聚族
而坑哉于神怒也宜矣

周書昌曰昔遊鵲華借宿民舍窻外老樹森
翳直接岡頂主人言時聞鬼語不辨所說何
事也是夜月黑果隱隱聞之不甚了了恐驚
之散去乃敢窺潛出匍匐草際漸近竊聽乃
講論韓柳歐蘇文各標舉其佳處一人曰如
此乃是中聲何前後七子必排斥不數而務
言秦漢遂啟門戶之爭一人曰質文遞變原
不一途宋末文格猥瑣元末文格纖穠故宋

景濂諸公力追韓歐救以春容大雅三楊以
後流爲臺閣之體日就膚廓故李崆峒諸公
又力追秦漢救以奇偉博麗隆萬以後流爲
僞體故長沙一派又反脣焉大抵能挺然自
爲宗派者其初必各有根柢是以能傳其後
亦必各有流弊是以互詆然董江都司馬文
園文格不同同時而不相攻也李杜王孟詩
格不同亦同時而不相攻也彼所得者深焉

耳後之學者論甘則忌辛是丹則非素所得
者淺焉耳語未竟我忽作噉聲遂乃寂然惜
不盡聞其說也余曰此與李詞晚記飴山事
均以平心之論託諸鬼魅語已盡無庸歎後
矣書昌微愠曰永年百無一長然一生不能
作妄語先生不信亦不敢固爭

董曲江言一儒生頗講學平日亦循謹無過
失然崖岸太甚動以不情之論責人友人於

五月釋服七月欲納妾此生抵以書曰終制未三月而納妾知其蓄志久矣春秋誅心魯文公雖不喪娶猶喪娶也朋友規過之義不敢不以告其何以教我其持論大抵類此一日其婦歸寧約某日返乃先期一日怪而詰之曰吾誤以爲月小也亦不爲訝次日又一日婦至大駭愕覓昨婦已失所在矣然自是日漸疴瘡因以成勞蓋狐女假形攝其精一夕

所耗已多也前納妾者聞之亦抵以書曰夫婦居室不能謂之不正也狐魅假形亦非意料之所及也然一夕而大損真元非恣情縱慾不至是無乃燕昵之私尙有不節以禮者乎且妖不勝德古之訓也周張程朱不聞曾有遇魅事而此魅公然犯函丈無乃先生之德尙有所不足乎先生賢者也責備賢者春秋法也朋友規過之義不敢不以告先生其

何以教我此生得書但力辨實無此事里人
造言而已宋清遠先生聞之曰此所謂以子
之矛陷子之盾

袁愚谷制府

諱守侗長山人官至直隸總督澄清恪

少與余同

研席又為姻家自言三四歲時尙了了記前
生五六歲時卽恍惚不甚記今則但記是一
歲貢生家去長山不遠姓名籍貫家世事迹
全忘之矣余四五歲時夜中能見物與晝無

異七八歲後漸昏闇十歲後遂全無睹或夜
半睡醒偶然能見片刻則如故十六七後以
至今則一兩年或一見如電光石火彈指卽
過蓋嗜欲日增則神明日減耳

景州李西厓言其家一佃戶最有膽種瓜畝
餘地在叢冢側熟時恒自守護獨宿草屋中
或偶有形聲亦恬不為懼一夕聞鬼語嘈雜
似相喧詬聲出視則二鬼冢上格鬪一女鬼

癡立於旁呼問其故一人曰君來大佳一事
乞君斷曲直天下有對其本夫調其定婚之
妻者耶其一人語亦同佃戶呼女鬼曰究竟
汝與誰定婚女鬼覩覩良久曰我本妓女妓
家之例凡多錢者皆密訂相嫁娶今在冥途
仍操舊術實不能一一記姓名不敢言誰有
約亦不敢言誰無約也佃戶笑且唾曰何處
得此一癡物舉首則三鬼皆逝矣又小時聞

舅祖陳公

諱穎孫歲久失記其字號德音公之弟庚子進士仙居知縣秋亭之

也說親見一事曰親串中有歿後妾改適者
魂附病婢靈語曰我昔問爾爾自言不嫁今
何負心妾殊不懼從容對曰天下有夫尙未
亡自言必改適者乎公此問先憤憤何怪我
如是荅乎二事可互相發明也

有講學者論無鬼衆難之曰今方酷暑能住
墟墓中獨宿納涼一夜乎是翁毅然竟往果

無所見歸益自得曰朱文公豈欺我哉余曰
重賫千里路不逢盜未可云路無盜也縱獵
終日野不遇獸未可云野無獸也以一地無
鬼遂斷天下皆無鬼以一夜無鬼遂斷萬古
皆無鬼舉一廢百矣且無鬼之論創自阮瞻
非朱子也朱子特謂魂升魄降爲常理而一
切靈怪非常理耳未言無也故金去僞錄曰
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如今世俗所謂鬼

神耳楊道夫錄曰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
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
謂有嘯於梁觸於胸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
有或無或來或去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
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
包揚錄曰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釋家所云
世俗所見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
且莫要理會又曰南軒亦只是硬不信如禹

鼎魘魅魍魎之屬便是有此物深山大澤是彼所居人往占之豈不爲崇豫章劉道人居一山頂結菴一日衆蜥蜴入來盡吃菴中水少頃菴外皆堆雹明日山下果雹有一妻伯劉大人甚朴實不能妄語言過一嶺聞溪邊林中響乃無數蜥蜴各抱一物如水晶去未數里下雹此理又不知如何舊有一邑泥塑一大佛一方尊信之後被一無狀宗子斷其

首民聚哭之佛頸泥木出舍利泥木豈有此物只是人心所致吳必大錄曰因論薛士龍家見鬼曰世之信鬼神者皆謂實有在天地間其不信者斷然以爲無鬼然却有真箇見者鄭景望遂以薛氏所見爲實不知此特虹霓之類耳問虹霓只是氣還有形質曰既能吸水亦必有腸肚只纔散便無如雷部神亦此類林賜錄曰世之見鬼神者甚多不審

有無如何曰世間人見者極多如何謂無但非正理耳如伯有爲厲伊川謂別是一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魂魄無所歸自是如此昔有人在淮上夜行見無數形像似人非人出沒於兩水之間此人明知其鬼不得已衝之而過詢之此地乃昔人戰場也彼皆死於非命銜冤抱恨固宜未散坐間或云鄉間有李三者死而爲厲鄉曲凡有祭祀佛事必

設此人一分後因爲人放爆仗焚其所依之樹自是遂絕曰是他枉死氣未散被爆仗驚散沈憫錄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旣死而此氣不散爲妖爲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旣死多不散原註僧道務養精神所以凝聚不散萬人傑錄曰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倏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倏生去湊着那生氣便再生葉賀孫錄曰潭州一件公事婦

殺夫密埋之後爲祟事已發覺當時便不爲祟以是知刑獄裏面這般事若不與決罪則死者之寃必不解李壯祖錄曰或問世有廟食之神縣歷數百年又何理也曰寢久亦散昔守南康久旱不免徧禱於神忽到一廟但有三間敞屋狼籍之甚彼人言三五十年前其靈如響有人來而帷中之神與之言者昔之靈如彼今之靈如此亦自可見葉賀孫錄

曰論鬼神之事謂蜀中灌口二郎廟是李冰因開離堆立廟今來現許多靈怪乃是他第二兒子出來初問封爲王後來徽宗好道遂改封爲真君張魏公用兵禱於其廟夜夢神語曰我向來封爲王有血食之奉故威福得行今號爲真君雖尊人以素食祭我無血食之養故無威福之靈今須復封我爲王當有威靈魏公遂乞復其封不知魏公是有此夢

是一時用兵托爲此說又有梓潼神極靈此二神似乎割據兩川大抵鬼神用生物祭者皆是假此生氣爲靈古人釁鍾釁龜皆此意漢卿云李通說有人射虎見虎後數人隨之乃是爲虎傷死之人生氣未散故結成此形黃義剛錄曰論及請紫姑神吟詩之事曰亦有請得正身出現其家小女子見不知此是何物且如衢州有一人事一神只開所錄事

目於紙而封之祠前少問開封而紙中自有答語此不知是如何凡此諸說黎靖德所編語類班班具載先生何竟誣朱子乎此翁索書觀之良久憮然曰朱子尙有此書耶憫默而散然余猶有所疑者朱子大旨謂人秉天地之氣生死則散還於天地葉賀孫錄所謂如魚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水鱖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是一般其理精矣而無如

祭祀之禮制於聖人載於經典遂不得不云子孫一氣相感復聚而受祭受祭既畢仍散入虛無不識此氣散還以後與元氣渾合爲一歟抑參雜於元氣之內歟如混合爲一則如衆水歸海共爲一水不能使江淮河漢復各聚一處也如五味和羹共成一味不能使薑鹽醯醬復各聚一處也又安能於中犁出某某之氣使各與子孫相通耶如參雜於元

氣之內則如飛塵四散不知析爲幾萬億處如游絲亂飛不知相去幾萬億里遇子孫享薦乃星星點點條條縷縷復合爲一於事理母乃不近耶卽以能聚而論此氣如無知又安能感格安能歆享此氣如有知知於何起當必有心心於何附當必有身旣已有身則仍一鬼矣不過釋氏之鬼地下潛藏儒者之鬼空中旋轉耳又何以相勝耶此誠非末學

所知也

烏魯木齊千總某患寒疾有道士踵門求診
 云有夙緣特相拯也會一流人高某婦頗能
 醫見其方駭曰桂枝下咽陽盛乃亡藥病相
 反烏可輕試力沮之道士嘆息曰命也夫振
 衣竟去然高婦用承氣湯竟愈皆以道士為
 妄余歸以後偶閱邸抄忽見某以侵蝕屯糧
 伏法乃悟道士非常人欲以藥斃之全其首

領也此與舊所記兵部書吏事相類豈非孽
 由自作非智力所有挽回歟

姚安公云人家有奇器妙跡終非佳事因言

癸巳同年牟丈灑家不知即牟丈不知或

牟丈之伯叔幼年聽之未有一研天然作鵞卵形色正紫一鸚鵡

審也眼如豆大突出墨池中心旋螺紋理分明瞳

子炯炯有神氣拊之賦不留手叩之堅如金

石呵之水出如露珠下墨無聲數磨即成濃

潘無欵識銘語似愛其渾成不欲椎鑿匣亦
 紫檀根所雕出入無滯而包裹無纖隙搖之
 無聲背有紫桃軒三字小僅如豆知為李太
 僕口華故物也太僕有說部名平生所見宋
 研此為第一然後以珍恡此研忤上官幾罹
 不測竟恚而撞碎禍將作時夜聞研若呻吟
 云

余在烏魯木齊日城守營都司朱君覬新菌

守備徐君

與朱均偶忘其名蓋口相接見
惟以官稱轉不問其名字耳

因

言昔未達時偶見賣新菌者欲買一老翁在
 旁呵賣者曰渠尚有數政官汝何敢為此賣
 者逡巡去此老翁不相識旋亦不知其何往
 次日聞里有食菌死者疑老翁是社公賣者
 後亦不再見疑為鬼求代也呂氏春秋稱和
 之美者越駱之菌本無毒其毒皆蛇虺之故
 中者使人笑不止陳仁玉菌譜載水調苦茗

白警解毒法張華博物志陶宏景名醫別錄
並載地漿解毒法蓋以此也以黃泥調水澄而飲之日地漿
親串家廳事之側有別院屋三楹一門客每
宿其中則夢見男女裸逐粉黛雜沓四圍環
繞備諸媒狀初甚樂觀久而夜夜如是自疑
心病也然移住他室則不夢又疑爲妖然未
睡時寂無影響秉燭至旦亦無見聞其人亦
自相狎戲如不睹旁尚有人又似非魑終莫

能明一日忽悟書厨貯牙鑿石琢橫陳像凡
十餘事秘戲冊卷大小亦十餘事必此物爲
祟乃密白主人盡焚之有知其事者曰是物
何能爲祟哉此主人徵歌選妓之所也氣機
所感而淫鬼應之此君亦青樓之狎客也精
神所注而妖夢通之水腐而後蟻蠓生酒酸
而後蠶雞集理之自然也市肆鬻雜貨者是
物不少何不一一爲祟宿是室者非一人何

不一一入夢哉此可思其本矣徒焚此物無益也某氏其衰乎不十歲而屋易主明公恕齋嘗爲獻縣令良吏也官太平府時有疑獄易服自察訪之偶憩小菴僧年八十餘矣見公公合掌肅立呼其徒具茶徒應曰太守且至可引客權坐別室僧應曰太守已至可速來獻公大駭曰爾何以知我來曰公一郡之主也一舉一動通國皆知之寧獨老

僧又問爾何以識我曰太守不能識一郡之人一郡之人則孰不識太守問爾知我何事出曰某案之事兩造皆道其蠱布散道路間久矣彼皆陽不識公耳公憮然自失因問爾何獨不陽不識僧投地膜拜曰死罪死罪欲得公此問也公爲郡不滅蠱黃然微不憚於衆心者曰好訪此不特神矣巨蠱能預爲蠱惑計也卽鄉里小民孰無親黨孰無恩怨乎

哉訪甲之黨則甲直而乙曲訪乙之黨則甲
曲而乙直訪其有^情者則有^情者必曲訪其
有恩者則有恩者必直至於婦人孺子聞見
不真病媪衰翁語言昏憤又可據爲信讞乎
公親訪猶如此再寄耳目於他人庸有幸乎
且夫訪之爲害非僅聽訟爲然也閭閻利病
訪亦爲害而河渠堤堰爲尤甚小民各私其
身家水有利則過以自肥水有患則鄰國爲

壑是其勝算矣孰肯揆地形之去局爲永遠
安瀾之計哉老僧方外人也本不應預世間
事况官家事耶第佛法慈悲捨身濟衆苟利
於物固應冒死言之耳惟公俯察焉公沉思
其語竟不訪而歸次日遣役送錢米歸報曰
公返之後僧謂其徒曰吾心事已畢竟泊然
逝矣此事楊丈汶川嘗言之姚安公曰凡獄
情虛心研察情僞乃明信人信已皆非也信

人之弊僧言是也信已之弊亦有不可勝言者安得再一老僧亦爲說法乎

舅氏建亭張公言讀書野雲亭時諸同學修禊佟氏園偶扶乩召仙共請姓名乩題曰偶携女伴偶閑行詞客何勞問姓名記否瑤臺明月夜有人嗔喚許飛瓊再請下壇詩乩又題曰三面紗窓對水開佟園還是舊樓臺東風吹綠池塘州我到人間又一回衆竊議詩

情悽惋恐是才女香魂然近地無此閨秀無乃煉形拜月之仙姬乎衆情顛倒或疑思竈立或微謔通詞乩忽奮迅大書曰衰翁憔悴雪盈顛傅粉薰香看少年偶遣諸郎作癡夢可憐眞拜小嬋娟復大書一笑字而去此不知何代詩魂作此狡獪要亦輕薄之意有以召之

胡厚菴先生言有書生晤一狐女初遇時以

二寸許壺盧授生使佩於衣帶而自入其中
欲與膳則拔其楔使出媿婉去則仍入而楔
之一日行市中壺盧爲偷兒剪去從此遂絕
意恒悵悵偶散步郊外以消鬱結聞叢翳中
有相呼者其聲狐女也就往與語匿不肯出
曰妾已變形不能復與君見矣怪詰其故泣
訴曰採補鍊形狐之常理近不知何處一道
士又搜索我輩供其採補捕得禁以神咒卽

僵如木偶一聽其所爲或有道力稍堅吸之
不吐者卽蒸以爲脯血肉旣啖精氣亦爲所
收妾入壺盧蓋避此難不意仍爲所物色攘
之以歸妾畏懼湯鑊已獻其丹幸留殘喘然
失丹以後遂復獸形從此練精又須二三百
年始能變化天荒地老後會無期感念舊恩
故呼君一訣努力自愛毋更相思也生憤恚
曰何不訴於神曰訴者多矣神以爲悖人悖

出自作之愆殺人殺相酬之道置不爲理也乃知百計巧取適以自戕自今以往當事心吐納不復更操此術矣此事在乾隆丁巳戊午間厚菴先生曾親見此生後數年聞山東雷擊一道士或卽此道士淫殺過度又伏天誅歟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披彈者又在其後此之謂矣

從弟東白宅在村西井畔從前未爲宅時繚

以周垣環築土屋其中有屋數間夜中輒有叩門聲雖無他故而居者恒病不安一日門旁墻圯出一木人作張手叩門狀上有符篆乃知工匠有賺於主人作是鎮魔也故小人不可與輕作緣亦不可與輕作難

何子山先生言雍正初一道士善符錄營至西山極深處愛其林泉擬結菴習靜土人言是鬼魅之巢窟伐木採薪非結隊不敢入乃

至狼虎不能居先生宜審弗聽也俄而鬼魅
並作或竊其屋材或麗其工匠或毀其器物
或污其飲食如行荆棘中坎坎挂礙如野火
四起風葉亂飛于手于目應接不暇也道士
怒結壇召雷將神降則妖已先遁大索空山
無所得神去則數日復集如是數回神惡其
瀆不復應乃一手結印一手持劍獨與戰竟
爲妖所踏按鬚數面裸而倒懸遇樵者得解

狼狽逃去道士蓋恃其術耳夫勢之所在雖
聖人不能違寡之已成雖帝王不能破久則
難變衆則不勝誅也故唐去牛李之傾軋難
於河北之藩鎮道士昧衆寡之形容主之局
不量力而嬰其鋒取敗也宜矣

小人之計萬變每乘機而肆其巧小時聞村
民夜中聞履聲以爲盜秉炬搜捕了無形迹
知爲魅也不復問旣而眩僮者知其事乘夜

而往家人仍以為魅僂息弗省遂飽所欲去此猶因而用之也邑有令頗講學惡僧如讐一日僧以被盜告庭斥之曰爾佛無靈何以廟食尔佛有靈豈不能示報於盜而轉濟官長耶揮之使去語人曰使天下守令用此法僧不沙汰而自散也曾固黠甚乃陽與其徒修懺祝佛而陰賂丐者使捧衣物跪門外獻若癡者皆曰佛有靈檀施轉盛此更反而用

之使厄我者助我也人情如是而區區執一理與之角烏有幸哉

張某瞿某幼同學長相善也瞿與人訟張受金刺得其陰謀洩於其敵瞿大受窘辱銜之次骨然事密無左證外則未相絕也俄張死瞿百計娶得其婦雖事成禮而家庭共語則仍呼曰張幾嫂婦故僕愿以為相憐相戲亦不較也一日與婦對食忽躍起自呼其名

曰瞿某爾何太甚耶我誠負心我婦歸汝足償矣爾必仍呼嫂何耶婦再嫁常事娶再嫁婦亦常事我既死不能禁婦嫁即不能禁汝娶也我已失朋友義亦不能責汝娶朋友婦也今爾不以爲婦仍系我姓呼爲嫂是尔非娶我婦乃淫我婦也淫我婦者我得而誅之矣竟顛狂數日死夫以直報怨聖人不禁張固小人之常態非不共之讐也計娶其婦報

之已甚矣而又視若倚門婦玷其家辱其已甚之中又已甚焉何怪其憤激爲厲哉一惡少感寒疾昏憤中魂已出舍俵俵無所適見有人來往隨之同行不覺至冥司過一吏其故人也爲檢籍良久盛額曰君多忤父母於法當付錢湯獄今壽尙未終可且反壽終再來受報可也惡少惶怖叩首求解脫吏搖首曰此罪至重微我難解脫即釋迦牟尼

亦無能爲力也惡少泣涕求不已更沉思曰
有一故事君知乎一禪師登座問虎領下鈴
何人能解衆未及對一沙彌曰何不令繫鈴
人解得罪父母還向父母懺悔或希冀可免
乎少年慮罪業深重非一時所可懺悔更笑
曰又有一故事君不聞殺猪王屠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乎遣一兒送之歸霍然遂愈自是
洗心滌慮轉爲父母所愛憐後年七十餘乃

終雖不知其果免地獄否然觀其得壽如是
似已許懺悔矣

許文本言之僧澄止有道行臨沒謂其徒曰
我持律精進自謂是四禪天人世尊嗔我平
生議論好尊佛而斥儒我相未化不免仍入
輪迴矣其徒曰崇奉世尊世尊反嗔乎曰此
世尊所以爲世尊也若黨同而伐異揚己而
抑人何以爲世尊乎我今乃悟爾見猶左耳

因憶楊槐亭言乙丑上公車時偕同年數人
行適一僧同宿逆旅偶與閒談一同年自止
之曰君奈何與異端語僧不平曰釋家誠與
儒家異然彼此均有品地果爲孔子可以
關佛顏會以下弗能也果爲顏會可以關普
薩鄭賈以下弗能也果爲鄭賈可以關阿羅
漢程朱以下弗能也果爲程朱可以關諸方
祖師其依艸附木自託講學者弗能也何也

其分量不相及也先生而關佛毋乃高自位
置乎同年怒且笑曰惟各有品地故我輩儒
可關汝輩僧也幾於相闕而散余謂各以本
教而論譬如居家三五以來儒道之持世久
矣雖再有聖人弗能易猶主人也佛自西域
而來其空虛清淨之義可使馳騫者息營求
憂愁者得排遣其因果報應之說亦足警戒
下愚使回心向善於世不爲無補故其說得

行於中國猶挾技之食客也食客不修其本
技而欲變更主人之家政使主人退而受教
此佛者之過也各以末流而論譬如種田儒
猶耕私者也佛家失其初旨不以善惡爲罪
福而以施捨不施捨爲罪禍於是惑衆蠹財
往往而有猶侵越疆畔攘劫禾稼者也儒者
舍其柔耜荒其阡陌而皇皇持梃荷戈日尋
侵越攘竊者與之格鬪卽格鬪全勝不知已

之稼穡如何也是又非儒者之眞耶夫佛自
漢明帝後蔓延已二千年雖堯舜周孔復生
亦不能驅之去儒者父子君臣兵刑禮樂舍
之則無以治天下雖釋迦出世亦不能行彼
法於中土本可以無爭徒以緇徒不勝其利
心妄冀儒紳佛伸歸佛者檀施富益富講學
者不勝其名心著作中苟無關佛數條則不
足見衛道之功故兩家語錄如水中泡影旋

樓西雜志 卷四
生旋滅旋滅旋生互相詬厲而不止然爾家
相爭千百年後並存如故兩家不爭千百年
後亦並存如故也各修其本業可矣

陳端菴言獻縣城外諸邱阜相傳皆漢冢也
有耕者誤犁一冢歸而寒熱譖語責以觸犯
時瑞菴偶至問汝何人曰漢朝人又問漢朝
何處人曰我卽漢朝獻縣人故冢在此何必
問也又問此地漢卽名獻縣耶曰然問此地

漢爲河間國縣曰樂成金始改獻州明乃改
獻縣漢朝安得有此名鬼不語再問之則耕
者蘇矣蓋傳爲漢冢鬼亦習聞故依託以求
食而不虞適以是敗也

毛其人言有耿某者勇而悍山行遇虎奮一
挺與鬪虎竟避去自以爲中黃俠飛之流也
偶聞某寺後多鬼時魘醉人憤往驅逐有好
事數人隨之往至則日薄暮乃縱飲至夜坐

後垣上待其來二鼓後隱隱聞嘯聲乃大呼
曰耿某在此倏人影無數湧而至皆吃吃笑
曰是爾耶易與耳耿怒躍下則鳥獸散去遙
呼其名而罾之東逐則在西西逐則在東此
沒彼出倏忽千變耿旋轉如風輪終不見一
鬼疲極欲返則譁笑以激之漸引漸遠突一
奇鬼當路立鋸牙電目張爪欲搏急奮拳一
擊忽噉然自仆指已折掌已裂矣乃誤擊墓

碑上也羣鬼合聲曰身哉瞥然俱杳諸壁上
觀者聞耿呼痛共持炬昇歸臥數日乃能起
右手遂廢從此猛氣都盡竟唾面自乾焉夫
能與虓虎敵而不能不爲鬼所困虎鬪力鬼
聞智也以有限之力欲勝無窮之變幻非天
下之癡人乎然一懲卽戒毅然自返雖謂之
大智慧人亦可也

張桂岩自揚州還携一琴研見贈斑駁剝落

古色黝然右側近下鐫西涯二篆字蓋懷麓堂故物也中鐫行書一詩曰如以文章論公原勝謝劉玉堂揮翰手對此憶風流欸曰稚繩高陽孫相國字也左側鐫小楷一詩曰艸綠湘江叫子規茶陵青史有微詞流傳此研人猶惜應為高陽五字詩欸曰不凋乃太倉崔華之字華漁洋山人之門人漁洋論詩絕句曰溪水碧於前渡口桃花紅似去年時江

南陽斷何人會只有崔郎七字詩即其人也二詩本集皆不載豈以詆訶前輩微涉訐直編集時自刪之歟後以贈慶大司馬丹年劉石菴參知頗疑其僞然古人多有集外詩終弗能明也又楊文汝川諱可鏡楊忠烈公會孫也以枝貢官戶部郎中與先姚安公同事贈姚安公一小硯背有銘曰自渡遼携汝伴艸軍書恒夜半余之心惟汝見欸題芝岡銘蓋熊公廷弼軍中硯云得之於

其親串家又家藏一小研左側有白谷手琢四字當是孫公傳庭所親製二研大小相近姚安公以皆前代名臣合爲一匣後在長兒汝佶處汝佶天逝二研爲婢媪所竊賣今不可物色矣

余十七歲時自京師歸應童子試宿文安孫

氏

上語呼若巡詩音之轉也

室廬皆新建而土炕下釘一

桃杙上下頗礙呼主人去之主人頗篤實

手曰是不可去去則怪作矣詰問其故曰吾買隙地構此店宿者恒夜見炕前一女子立不言不動亦無他害有膽者以手引之乃虛無所觸道士呪桃杙針之乃不復見余曰其下必古家人在上鬼不安耳何不掘出其骨具棺遷葬主人曰然然不知其果遷否也又辛巳春余乞假養病北倉姻家趙氏請余題主先姚安公命之往歸宿楊村夜已深余先

就枕僕隸秣馬尙未睡忽見綵衣女子揭簾入甫露面卽退出疑爲趁座妓女呼僕隸遣去皆云外戶已閉無一人也主人曰四日前有宦家子婦宿此卒昨移柩去豈其回煞耶歸告姚安公公曰我童子時讀書陳氏舅家值僕婦夜回煞月明如晝我獨坐其室外欲視回煞作何狀迄無見也何爾乃有見耶然則爾不如我多矣至今深愧此訓也

河豚惟天津至多土人食之如園蔬然亦恒有死者不必家家皆善烹治也姨丈楊園牛公言有一人嗜河豚卒中毒死死後見夢於妻子曰祀我何不以河豚耶此真死而無悔也又姚安公言里有人粗温飽後以博破家臨歿語其子曰必以博具置棺中如無鬼與白骨同爲土耳於事何害如有鬼荒榛高柳之間非此何以消遣耶比大殮僉曰死葬之

以禮亂命不可從也其子曰獨不云事死如
事生乎生不能幾諫沒乃違之乎我不講學
諸公勿干預人家事卒從其命姚安公曰非
禮也然亦孝子無已之心也吾惡夫事事遵
古禮而思親之心則漠然者也

一奴子葉針工其父母鬻身時未鬻此子故
獨別居於外其婦年二十餘爲狐所媚歲餘
病瘵死初不肯自言病甚乃言狐來時時爲

女形自言新來鄰舍也留與語漸款語既而
漸相逼遽前擁抱遂昏昏如魘自是每夜輒
來來必換一形忽男忽女忽老忽少忽醜忽
好忽僧忽道忽鬼忽神忽今衣冠忽古衣冠
歲餘無一重複者然至則四肢緩縱口噤不
能言惟心自中了而已狐亦不交一言不
知爲一狐所化抑衆狐更番而來也其尤怪
者婦小姑偶入其室突遇狐出一躍卽逝小

姑所見是方巾道袍人白鬚髮婦所見則黧黑垢膩一賣煤人耳同時異狀更不可思議矣

及孺愛先生言

先生於余為疎從表姪然幼時為余開蒙故始終待以師

禮交河有人田在叢冢旁去家遠乃築室就之夜恒聞鬼語習見不怪也一夕聞冢間呼曰爾狼狽何至是一人應曰適路遇一女携一童子行見其面有衰氣死期已近未之避

也不虞女忽一噫其氣中人如巨杵春撞平聲傷而仆地蘇息良久乃得歸今胸膈尚作楚也此人默記其語次日耘者聚集具述其異因問昨日誰家女子傍晚行致中途遇鬼中一宋姓者曰我女昨晚同我子自外家歸無遇鬼事也眾以為妄語數日後宋女為強暴所執捍刃抗節死乃知貞烈之氣雖屈衰絕尚剛勁如是也鬼魅畏正人殆以此夫

張完質舍人言有與狐爲友者將商於外以家事託狐凡火燭盜賊皆爲警衛僮婢或作姦皆摘發無遺家政井井逾於商未出時惟其婦與鄰人暱狐若弗知越兩歲商歸甚德狐久而微聞鄰人事又甚咎狐狐謝曰此神所判吾不敢違也商不服曰鬼神禍淫乃反導淫哉狐曰是有故鄰人前世爲巨室君爲司出納因其倚信侵蝕其多金冥判以婦償

負一夕隄宿妓之價銷金五星今所欠祇七十餘金矣銷盡自絕君何躁焉君儻未信試以所負債之觀其如何耳商乃詣鄰人家曰聞君貧甚僕此次幸多贏謹以八十金奉助鄰人感且愧自是遂與婦絕歲暮餽餉示謝甚精腆計其所值正合七十餘金所贏數乃知夙生債負受者毫釐不能增與者毫釐不能減也是亦可畏也已

杉西祭記 卷四
族姪竹汀言有養家婦少寡矢志不嫁養姑
撫子數年矣一日見華服少年從墻缺窺伺
以爲過客誤入置之法次日復來念近村無
此少年主人亦無此華服心知是魅持梃驅
逐乃復拋擲磚石損壞器物自是日日來登
墻自道相悅意婦無計哭訴於社公祠亦無
驗越七八日白晝晦冥雷擊裂村南一古墓
魅乃絕不知是狐是鬼也以妖媚人已干天

律况媚及柏舟之婦其受極也固且顧必遲
久而後應豈天人一理事關殊死亦待奏請
而後刑由社公輾轉上聞稍稍時日乎然匹
婦一哭遽達天聽亦足見孝弟之通神明矣
滄州一帶海濱者鹽之地謂之竈泡袤延數
百里並斥鹵不可耕種荒艸粘天畧如塞外
故狼多窟穴於其中捕之者掘地爲窞深數
尺廣三四尺以板覆其上中鑿圓孔如盂大

畧如枷狀人蹲穿中携犬子或豚子擊使嗥
叫狼聞聲而至必以足探孔中攫之人卽握
其足立起肩以歸狼隔一板爪牙無所施其
利也然或遇其羣行則亦能搏噬故見人則
以喙據他嗥衆狼畢集若號令然亦頗爲村
落道途患有富是偶得一小狼與家犬雜畜
亦與犬相安稍長亦極馴竟忘爲狼矣一日
主人晝寢廳事聞羣犬嗚嗚作怒聲驚起周

視無一人再就枕將寐犬又如前乃僞睡以
俟則一狼伺其未覺將齧其喉犬阻之不使
前也乃殺而取其革此事從姪虞惇言狼子
野心信不誣哉然野心不過遁逸耳陽爲親
暱而陰懷不測更不止於野心矣獸不足道
此人何取而自貽患耶

田村一農婦甚貞靜一日饑餉有書生過於
野從乞瓶中水婦不應出金一錠投其袖婦

擲且詈書生皇恐遁晚告其夫物色之無是人疑其魅也數日後其夫外出阻雨不得歸魅乃幻其夫形作冒雨歸者入與寢處艸艸息燈遽相媒戲忽電光射窓照見乃向書生婦患甚爪敗其面魅甫躍出窓聞叻然一聲莫知所往次早夫歸則門外一猴腦裂死如刃所中也蓋妖之媚人皆因其懷春而媾合若本無是心而乘其不意變幻以敗其節則

罪當與強汚等揆諸神理自必不容而較前記竹汀所說事其報更速或社公權微不能卽斷此遇大神立殛之抑彼尙未成此則已玷可以不請而誅歟

同年鄒道峯言有韓生者丁卯夏讀書山中窓外爲懸厓厓下爲澗澗絕陡兩岸雖近然可望而不可至也月明之夜每見對岸有人影雖知爲鬼度其不能越亦不甚怖久而見

橫山雜記 卷四
價試呼與語亦響應自言是墜澗鬼在此待
替戲以餘酒凭窓酒澗內鬼下就飲亦極感
謝自此遂爲談友誦肄之暇頗消岑寂一日
試問人言鬼前知吾今歲應舉汝知我得失
否鬼曰神不檢籍亦不能前知何況於鬼鬼
但能以陽氣之盛衰知人年運以神光之明
晦知人邪正耳若夫祿命則冥官執役之鬼
或旁窺竊聽而知之城市之鬼或輾轉相傳

而聞之山野之鬼弗能也城市之中亦必捷
巧之鬼乃聞之鈍鬼亦弗能也譬君靜坐此
山卽官府之事不得知况朝廷之機密乎一
夕聞隔澗呼曰與君送喜頃城隍巡山與社
公相語似言今科解元是君也生亦竊自賀
及榜發解元乃韓作霖鬼但聞其姓同耳生
太息曰鄉中人傳官裏事果若斯乎
王史亭編修言有崔生者以罪戍廣東恐携

孀有意外乃留其妻妾隻身行到戌後窮愁
抑鬱殊不自聊且同思少婦登樓彌增怛
偶遇一叟自云姓董字無念言頗契愍其流
落延爲子師亦甚相得一夕賓主夜酌樓高
月滿忽動離懷把酒倚欄都忘酬酢叟笑曰
君其有雲鬢玉臂之感乎託在契末已早爲
經紀但至否未可知故先不奉告旬月後當
有耗耳又半載叟忽戒僮媿掃治別室意甚

忽遽頃之則三小肩輿至妻妾及一婢揭簾
出矣驚喜怪問皆曰得君信相迓囑隨某官
眷屬之忌不能久待故艸艸來家事託幾房
幾兄代治約歲得租米歲贖金寄至矣問
婢何來曰卽某官之媵嫡不能容以賤價就
舟中鬻得也生感激拜叟至於涕零從此完
聚成家無復故園之夢越數月叟謂生曰此
婢中途邂逅患難相從當亦是有緣似當共

侍巾櫛無獨使向隅也又數載遇赦得歸生
喜躍不能寐而妻妾及婢俱慘慘有離別之
色生慰之曰爾輩戀主人恩耶儻不死會有
日相報耳皆不荅惟趣爲生治裝瀕行翁治
酒作餞併呼三女出曰今日事須明言矣因
拱手對生曰老夫地仙也過去生中與君爲
同官歿後君百計營求歸吾妻子恒耿耿不
忘今君別鶴離鸞自合爲君料理但山川懸

邈二孱弱女子何以能來因攝召花妖俾先
至君家中半年窺尊室容貌語言摹擬俱似
併刺知家中舊事使君有證不疑渠本三姊
妹故多增一婢耳渠皆幻相君勿復思到家
相對舊人仍與此間無異矣生請與三女俱
歸叟曰鬼神各有地界可暫出不可久越也
三女握手作別灑淚沾衣俯仰間已俱不見
登舟時遙見立岸上招之不至矣歸後妻妾

具言家日落賴君歲歲寄金來得活至今蓋亦此叟所爲也使世間離別人皆逢此叟則無復牛女銀河之恨矣史亭曰信然然粵東有地仙他處亦必有地仙董叟有此術他仙亦必有此術所以無人再逢者當由過去生中原未受恩故不肯竭盡心力縮地補天耳有客在泊鎮宿妓與以金妓反覆審諦就燈鏢之微笑曰莫紙鈹否怪問其故云數日前

糧艘演劇賽神往看至夜深歸遇少年與以金就河干艸屋野合至家探懷覺太輕取出乃一紙鈹蓋遇鬼也因言相近一妓家有客贈衣飾甚厚去後皆已篋中物鏹故未啟疑爲狐所給矣客戲曰天道好還又警者劉君瑞言青縣有人與狐友時共飲甚暱忽久不見偶過叢莽聞有呻吟聲視之此狐也問何狼狼乃爾狐愧沮良久曰頃見小妓頗壯盛

因化形往宿冀採其精不虞妓已有惡瘡採得之後毒滲命門與平生所採混合爲一如油入麪不可復分遂潰裂蔓延達於面部耻見故人故久疎來往耳此又狐之敗於妓者機械相乘得失倚伏膠膠擾擾將伊於胡底乎

李干之侍御言某公子美丰姿有衛玠璧人之目雍正末值秋試於豐宜門內租僧舍過夏以一室設榻一室讀書每晨與書室几榻筆墨之類皆拂拭無纖塵乃至甌插花硯池注水亦皆整頓如法非粗材所辦忽悟北地多狐女或藉通情愫亦未可知於意亦良得旣而盤中稍稍置果餌皆精品雖不敢食然益以美人之貽拭目以待佳遇一夕月明潛至北牖外穴紙竊窺冀睹艷質夜半聞器具有聲果一人在室料理諦視則修髯偉丈夫

也怖而却走次日卽移寓移時承塵上似有
嘆聲

康師杜林鎮僧也北俗呼僧多以姓故名號
不傳焉工瘍醫余小時曾及見之言其鄉人
家一婢懷春死魂不散時出祟人然不現形
不作聲亦不附人語不使人病惟時與少年
夢中接稍廋則別媚他少年亦不至殺人
故爲祟而不以爲祟卽嘗爲所祟者亦夢境

恍惚莫能確執如是數十年不爲人所畏亦
不爲人所劾治真黠鬼哉可謂善藏其用善
遁於虛善留其不盡善得老氏之旨矣然終
有人知之有人傳之則黠之終無不敗也

相傳康熙中瓜子店火

在正陽門之南而偏東

有少年

病瘵不能出併屋焚焉火熄掘之尸已焦而
有一狐與俱死知其病爲狐媚也然不知狐
何以亦死或曰狐情重救之不出守之不去

也或曰狐媚人至死神所殛也是皆不然狐
 鬼皆能變幻而鬼能穿屋透壁出維兩峯鬼
 有形無質純乎氣也氣無所不達故真能礙
 狐能大能小與龍等然有形有質質能縮而
 小不能化而無故有隙即遁而無隙則礙不
 能出雖至靈之狐往來亦必由戶牖此少年
 未死間狐向來媚狎遇火發戶牖俱燬故並
 為燼焉耳

門人徐通判敬儒言其鄉有富室暱一婢寵
 眷甚至婢亦傾意向其主誓不更適嫡心妬
 之而無如何會富室以事他出嫡密召女僮
 鬻諸人待富室歸則以竊逃報家人知主歸
 事必有變也偽向女僮買出而匿諸尼菴婢
 自到女僮家即直視不語提之立則立扶之
 行則行捺之卧則卧否則如木偶終日不動
 與之食則食與之飲則飲不與亦不索也到

尼菴亦然醫以爲憤恚痰迷然藥之不效至
尼菴仍不蘇如是不死不生者月餘富室歸
果與嫡操刃鬪屠一羊瀝血告神誓不與俱
生家人度不可隱乃以寔告急往尼菴迎歸
癡如故富室附耳呼其名乃霍然如夢覺自
言初到女僧家念此特主母意主人當必不
見棄因自奔歸慮爲主母見恒藏匿隱處以
待主人之來今聞主人呼喜而出也因言家

中某日見某人某人某日作某事歷歷不爽
乃知其形去而魂歸也因是推之知所謂離
魂倩女其事當不過如斯特小說家點綴成
文以作佳話至云魂歸後衣皆重著尤爲誕
謾著衣者乃其本形頃刻之間襟帶不解豈
能層層攜入何不云衣如委蛻尙稍近事理
乎

客作田不滿

初以其取不自滿假之義稱其
命名有古意旣乃知以發發得

此名取田夜行失道誤經墟墓間足踢一髑

與同音也髑髑作聲曰毋敗我面且禍爾不滿慙且

悍叱曰誰遣爾當路髑髑曰人移我於此非

我當路也不滿又叱曰爾何不禍移爾者髑

髑曰彼運方盛無如何也不滿笑且怒曰豈

我衰耶畏盛而凌衰是何理耶髑髑作泣聲

曰君氣亦盛故我不敢果徒以虛詞恫喝也

畏盛凌衰人情皆爾君乃責鬼乎哀而撥入

土窟中公之惠也不滿衝之竟過惟問背後

嗚嗚聲卒無他異余謂不滿無仁心然遇莽

鹵之人而以大言激其怒鬼亦有過焉

蔣茗生編修言一士人北上泊舟北倉楊柳

青之間北倉去天津二十里楊柳青距天津四十里時已黃昏四

顧森漫去人家稍遠獨一小童倚樹立姣麗

特甚然衣裳華潔而神意不似大家兒士故

輕薄自上岸與語口操南音自云流落至此



已有人相約携歸待尙未至漸相欸洽因挑
以微詞解扇上漢玉佩爲贈賴顏謝曰君是
解人亦不能自諱然故人情重實不忍別抱
琵琶置佩而去士人意未已欲覘其居停躡
迹從之數十步外條已滅迹惟叢莽中一小
墳方悟爲鬼也女子事夫大義也從一則爲
貞野台乃爲蕩耳男子而抱衾裯已失身矣
猶言從一非不揣本而齊末乎然較反面負

心則終爲差勝也

先師陳白崖先生言業師某先生

忘其姓字
似是姓周

篤信洛閩而不鶩講學名故窮老以終聲華
聞寂然內行醇至粹然古君子也嘗稅居空
屋數楹一夜聞窻外語曰有事奉白慮君恐
怖奈何先生曰第入無礙入則一人戴首於
項兩手扶之首無巾而身襴衫血漬其半先
生拱之坐亦謙遜如禮先生問何語曰僕不

幸明末戕於盜魂滯此屋內向有居者雖不欲爲崇然陰氣陽光互相激薄人多驚悸僕亦不安今有一策鄰家一宅可容君眷屬僕至彼多作變怪彼必避去有來居者擾之如前必棄爲廢宅君以賤價售之遷居於彼僕仍安居於此不兩得乎先生曰吾平生不作機械事况役鬼以病人乎義不忍爲吾讀書此室圖少靜耳君旣在此卽改以貯雜物日

扁鎖之可乎鬼媿謝曰徒見君案上有性理故敢以此策進不知君竟真道學僕失言矣旣荷見容卽託宇下可也後居之四年寂無他異蓋正氣足以懾之矣

凡物太肖人形者歲久多能幻化族兄中酒言官旌德時一同官好戲劇命匠造一女子長短如人周身形體以及隱微之處亦一如人手足與目與舌皆施關捩能屈伸運動

衣裙簪珥可以按時更易所費百金殆奪偃
師之巧或植立書室案側或坐於牀凳以資
笑噱一夜僮僕聞書室格格聲時已鐃閉穴
紙竊視月光在牖乃此偶人來往自行急告
主人自覘之信然焚之嚶嚶作痛聲又先祖
母言舅祖蝶莊張公家有空屋數間貯雜物
媼婢或夜見院中有女子容色姣好而頰下
修髯如戟兩頰亦磔如蝟毛携四五小兒游

戲小兒或跛或盲或頭面破損或無耳鼻入
至則倏隱莫知何妖然不爲人害亦不外出
或曰目眩或曰妄語均不甚留意後檢點此
屋見破裂虎邱泥孩一牀狀如所見其女子
之鬢則兒童嬉戲以墨筆所畫云

景州方夔典言少嘗患心氣不寧稍作勞則
似簸簸動服棗仁遠志之屬時作時止不甚
驗也偶遇友人家扶乩云是純陽真人因拜

林西齋元
卷四
三
乞方乩判曰此證現於心而其原出於脾脾
虛則子食母氣故也可炒白朮常服之試之
果驗夔典又言嘗向乩仙問科第乩判曰場
屋文字祗筆酣筆飽書味盎然卽中式矣何
必預問乎後至乾隆丙辰登進士本房同考
官出閱卷簿示之所註批詞卽此八字也然
則科名前定併批詞亦前定乎

高梅村言有二村民同行一人偶便旋蹴起

片瓦下有一罌瓦上刻一字則同行者姓也
懼爲所見託故自返而潛伏蒼翳中望其去
遠乃往私取則滿罌皆清水矣不勝其悲舉
而盡飲之時日已暮無可棲止憶同行者家
尙近徑往借宿夜中忽患霍亂嘔泄並作穢
其牀席幾徧愧不自容竟宵遁質明其家視
之則皆精銀如鎔汁瀉地成片然余謂此語
特供諧笑未必真有而梅村堅執謂不誣然

則物各有主非人力可強求鑿然信矣

梅村又言有姜挺者以販布爲業恒携一花
犬自隨一日獨行途遇一叟呼之住問不相
識何見招叟遽叩首有聲曰我狐也夙生負
君命三日後君當旃花犬斷我喉冥數已定
不敢逃死然竊念事隔百餘年君轉生人道
我墮爲狐必追殺一狐與君何益且君已不
記被殺事偶殺一狐亦無所快於心願納女

自贖可乎姜曰我不敢引狐入室亦不欲乘
危劫人女實則黃汝然何以防犬終不噬也
曰君但手批一帖曰某人夙負自願銷除我
持以告神則犬自不噬冤家債主解釋須在
本人神不違也適携記簿紙筆卽批帖予之
叟喜躍去後七八載姜販布渡大江突遇暴
風帆不能落舟將覆見一人直上檣竿杪掣
斷其索騎帆俱落望之似是此叟轉瞬已失

所在矣皆曰此狐能報恩余曰此狐無術自
救能數千里外救人乎此神以好生延其壽
還此狐耳

周泰字言有劉哲者先與一狐女狎因以爲
繼妻操作如常人孝舅姑睦娣姒撫前妻子
女如已出尤人所難能老而死其尸亦不變
狐形或曰是本奔女諱其事託言狐也或曰
實狐也煉成人道未得仙故有老有死已解

形故死而尸如人余曰皆非也其心足以持
之也凡人之形可以隨心化郝皇后之爲蟒
封使君之爲虎其心先蟒先虎故其形亦蟒
亦虎也舊說狐本淫婦阿紫所化其人而狐
心也則人可爲狐其狐而人心也則狐亦可
爲人緇衣黃冠或坐蛻不仆忠臣烈女或骸
存不腐皆神足以持其形耳此狐死不變形
其類是夫泰字曰信然相傳劉初納狐不能

無忌憚狐曰婦欲宜家耳苟宜家狐何異於人且人徒知畏狐而不知往往與狐侶彼婦之容止無度生疾損壽何異狐之採補乎彼婦之踰牆鑽穴密會幽歡何異狐之冶蕩乎彼婦之長舌離間生釁家庭何異狐之媚惑乎彼婦之隱盜貴產私給親愛何異狐之攘竊乎彼婦之囂凌詬誶六親不寧何異狐之崇擾乎君何不畏彼而反畏我哉是狐之立

志欲在人上人矣宜其以人始以人終也若所說種種類狐者六道輪回惟心所造正恐眼光落地不免墮入彼中耳

古者世祿世官故宗子必立後支子不祭則禮無必立後之文孟皮不聞有後亦不聞孔子爲立後非嫡故也支子之立後其爲榮黎守志不忍節婦之無祀乎譬諸士本無誅而縣賈父則始誅死職故也童子本應殤而

汪疇則不殤，衛社稷故也。禮以義起，遂不可廢。凡支子之無後者，亦遂沿爲例，不可廢而家庭之難，卽往往由是作焉。董曲江言東昌有兄弟三人，仲先死，無後，兄欲以其子繼弟，亦欲以其子繼兄，曰：弟當讓兄，弟曰：兄子幼，而其子長，弟又當讓兄。訟經年，卒爲兄奪弟。志甚鬱結，成疾甚，時語其子曰：吾必求直於地下。旣而昏眩，經半日復蘇，曰：豈特陽官

詩哉。陰官之詩乃更甚，頃魂游冥司，陳訴此事。一陰官詰我曰：汝爲汝兄無後，耶？汝兄已有後矣。汝特爲贖產爭耳。見獸於野，兩人並逐，捷足者先得。汝何訟焉？竟不理也。夫爭繼原爲贖產，乃曠自與我講宗祀，何不解事至此耶？多置紙筆我棺中，我且訴諸上帝也。此真至死不悟者歟。曲江曰：吾猶取其不自諱也。

已卯與談山西時陶序東以樂平令充同考
官卷未八時其間話仙鬼事序東言有友嘗
游南岳至林壑深處見女子倚石坐花下稔
聞智瓊高香事遽往就之女子以紈扇障面
曰與君無緣不宜相近曰緣自因生不可從
此種因乎女子曰因須夙造緣須兩合非一
人欲種卽種也翳然滅跡疑爲仙也余謂情
欲之因緣此女所說是也至恩怨之因緣則

一人欲種卽種又當別論矣

大同宋中書瑞言昔在家中戲扶乩乩動請
問仙號卽書曰我本住深山來往白雲裏天
風忽颯然雲動如流水我偶隨之游飄飄因
至此荒村茅舍靜小坐亦可喜莫問我姓名
我忘已久矣且問此門前去山凡幾里書訖
乩遂不動或者此乃真仙歟

和和呼通諾爾之戰兵士有沒蕃者乙亥平

定伊犁望

大兵旗幟投出宥死安置烏魯木齊羣呼之曰小李陵此人不知李陵爲誰亦漫應之久而竟迷其本名已丑庚寅間余在烏魯木齊猶見其人已老矣言在準噶爾轉鬻數主皆司牧羊

大兵將至前一歲八月中旬夜棲山谷望見沙磧有火光西域諸部每互相鈔掠疑爲劫盜登岡眺望乃見一巨人長丈許衣冠華整侍從秉炬前導約七八十人俄列隊分立巨

人端拱向東拜意甚虔肅知爲山靈時準噶爾亂已微聞阿睦爾撒納款塞請兵事竊意或此地當內屬故鬼神預東向耶旣而果然時尙不知八月中旬爲

聖節歸正後乃悟

天聲震叠爲遙祝

萬壽云

甘肅李叅將名璇精康節觀梅之術占事多
驗平定西域時從大學士溫公在軍營有兵
士遺火焚轅前枯艸濶丈許公使占何祥曰
此無他公數日內當有密奏耳火得枯艸行
最速急遞之象也烟氣上升上達之象也知
爲密奏凡密奏當焚艸也公曰我無當密奏
事曰遺火亦無心非預定也旣而果然其占

人終身則使隨手拈一物或同拈一物而所
斷又不同至京師時一翰林拈烟筒曰貯火
而其烟呼吸通於內公非冷局官也然位不
甚通顯尙待人吹噓故也問歷官當幾年曰
公毋怪直言火本無多一熄則爲灰燼熱不
久也問壽幾何搖首曰銅器原可經久然未
見百年烟筒也其人愠去後歲餘竟如所言
又一郎官同在座亦拈此烟筒觀其復何所

云曰烟筒火已息公必冷官也已置於牀是曾經停頓也然再拈於手是又遇提携復起矣將來尚有熱時但熱後又占與前同耳後亦如所言

吳惠叔携一小幅挂軸紙色似百年外物云得之長椿寺市上筆墨艸畧半以淡墨掃烟靄半作水紋中惟一小舟一女子坐篷下一女子搖櫓而已右角濃墨寫一詩曰沙鷗同

住水雲鄉不記荷花幾度香頗怪麻姑太多事猶知人世有滄桑歎曰畫中人自画併題無年月無印記或以爲仙筆然女仙手跡人何自得之或以爲游女又不應作此世外語疑是明末女冠避兵于漁莊蟹舍自作此圖無舊人跋語亦難確信惠叔索題余無從著筆置數日還之惠叔沒於蜀中此画不知今在否也

舅氏寔齋安公言程老村夫子也女頗韶秀
偶門前買脂粉爲里中少年所挑泣告父母
憚其暴橫弗敢較然恚憤不可釋居恒鬱鬱
故與一狐友每至輒對飲一日狐怪其慘沮
以寔告狐默然去後此少年復過其門見女
倚門笑漸相軟語遂野合于小圃空屋中臨
別女涕泣不舍相約私奔少年因夜至門外
引以歸防程老追索以刃擬婦曰敢洩者死

越數日無所聞知程老諱其事意甚得益狎
暱無度後此女漸露妖迹乃知爲魅然相悅
甚弗能遣也歲餘病瘵惟一息僅存此女乃
去百計醫葯幸得不死貲產已蕩然夫婦露
棲又尪弱不任力作竟食婦夜合之貲非復
從前之悍氣矣程老不知其由向狐述說狐
曰是吾遣黠婢戲之耳必假君女形非是不
足餌之也必使知爲我輩防敗君女之名也

瀕危而舍之其罪不至死也報之已足君無
更怏怏矣此狐中之朱家郭解歟其不爲已
甚則又非朱家郭解所能也

從孫樹寶言辛亥冬與從兄道原訪戈孝廉
仲坊見案上新詩數十紙中有二絕句云到
手良緣事又違春風空自鎖雙扉人間果有
乘龍婿夜半居然破壁飛豈但此眉鬪尹邢
仙家亦自妬娉婷請看搔背麻姑爪變相分

明是巨靈皆不省所云詢其本事仲坊曰昨
見滄州張君輔言南皮某甲年二十餘未娶
忽二艷女夜相就詰所從來自云是狐以夙
命當爲夫婦雖不能爲君福亦不至禍君某
甲耽暱其色爲之不婚有規戒之者某中謝
曰狐遇我厚相處日久無疾病非相魅者且
言當爲我生子子似續亦無害是不忍負心
也後族衆強爲納婦甲聞其女甚姣麗遂頓

負舊盟迨洞房停燭之時突聲若風霆震撼
簷宇一手破窓而入其大如箕攫某甲以去
次日四出覓訪香然無迹七八日後有數小
兒言某神祠中有穀如牛喘北方之俗凡神
祠無廟祝者慮流丐棲息多以土擊埋其尸
而留一穴置香鑪自穴窺之似有一人裸體
卧不辨爲誰啟戶視之則某甲在焉已昏昏
不知人矣多方療治僅得不死自是狐女不

至而婦家畏狐女之暴亦竟離婚此二詩記
此事也夫狐已通靈事與人異某甲雖娶何
碍儵忽之往來乃逞厥凶鋒幾戕其命狐可
謂妬且悍矣然本無夙約則曲在狐旣不慎
于始而與約又不善其終而背之則激而爲
祟亦自有詞是固未可全罪狐也

北方之橋施欄楯以防失足而已閩中多雨
皆於橋上覆以屋以庇行人邱二田言有人

夜中遇雨趨橋屋先有一吏携案牘與軍役
押數人避屋下枷鎖琅然知爲官府錄囚懼
不敢近但畏縮于一隅中一囚號哭不止吏
叱曰此時知懼何如當日勿作耶囚泣曰吾
爲吾師所悞也吾師日講學凡鬼神報應之
說皆斥爲佛氏之妄語吾信其言竊以爲機
械能深彌縫能巧則種種惟所欲爲可以終
身不敗露百年之後氣反太虛真真漠漠併

毀譽不聞何憚而不恣吾意乎不虞地獄非
誣真王果有始知爲其所賢故悔而自悲也
又一囚曰爾之墮落由信儒我則以信佛誤
也佛家之說謂雖造惡業功德卽可以消滅
雖墮地獄經懺卽可以超度吾以爲生前焚
香布施歿後延僧持誦皆非吾力所不能旣
有佛法護持則無所不爲亦非地府所能治
不虞所謂罪福乃論作事之善惡非論捨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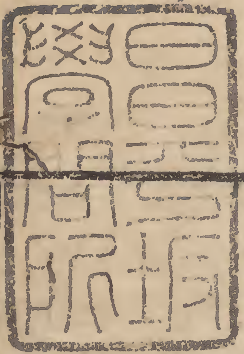
之多少金錢虛耗春煮難逃向非恃佛之故
又安敢縱恣至此耶語訖長號諸囚亦皆痛
哭乃知其非人也夫六經具在不謂無鬼神
三藏所談非以斂財賂自儒者沽名佛者漁
利其流弊遂至此極佛本異教緇徒藉是以
謀生是未足爲責儒者亦何必乃爾乎
倪媪武清人年未三十而寡舅姑欲嫁之以
死自誓舅姑怒逐諸門外使自謀生流離艱

苦撫二子一女皆婚嫁而皆不才癸癸無倚
惟一女孫度爲尼乃寄食佛寺僅以自存今
七十八歲矣所謂青年矢志白首完貞者歟
余憫其節時亦周之馬夫人嘗從容謂曰君
爲宗伯主天下節烈之旌典而此媪失諸目
睫前其故何歟余曰

國家典制具有條格節婦烈女學校同舉於
州郡州郡條上於臺司乃具奏請

旨下禮曹議從公論也禮曹得察覈之進退
之而不得自蒐羅之防私防濫也譬司文柄
者棘闈墨牘得握權衡而不能取未試遺材
登諸榜上此媼久去其鄉既無舉者京師人
海又誰知流寓之內有此孤嫠滄海遺珠蓋
由於此豈余能為而不為歟念古來潛德往
往藉裨官小說以發幽光因撮厥大凡附諸
瑣錄雖書原志怪未免為例不純於表章風

教之旨則未始不一耳



丙辰二月二十五日
草畧看過

一木子

